

蒙根的长调

文/齐永平

◎小镇往事——

蒙根的全名叫蒙根其其格,译成汉语就是银花的意思,只是为了方便,人们习惯叫她蒙根。按照蒙古族起名字的习俗,她的上面应该有一个姐姐,应该叫阿拉腾其其格,就是金花的意思,只是,她那个姐姐好像从来没见过暖水,我们没有见过。

暖水这个地方,蒙汉民族长期交融,蒙古族人日常交流也基本上用汉语,汉族人在日常用语中也揉进了不少蒙古语,像“给”说成“曼”,小炒米叫“什拉炒米”等等。蒙根与别人交流都用汉语,只是在和婆婆公公说话时才用蒙古语。那时候,像她那个年龄,能够用蒙古语流利地表达的人已经不多。

蒙根30多岁,身材高挑,脸庞瘦削,五官棱角分明,十分的精致。只是眉宇的末梢稍稍下飘,似乎有一些忧伤写在眉间。有时候,忧伤也是一种美。

与镇上大多数干部家属一样,她没有工作,操持家务,做一些打猪喂狗、缝补浆洗的营生。也是在河滩上开荒,辟出一小块菜地,每天匆匆忙忙,出出进进。闲暇的时候,她也会轻轻地用蒙古语哼唱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民歌。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星期天,我们几个街猴子无所事事,房上地下乱窜。站在房顶,可以俯瞰蒙

根家的院子。四下无人,蒙根一个人在院子里摘菜,一边做着营生,一边在哼唱着蒙古族民歌。唱些什么,我听不懂。只是有一句“额吉”我听懂了,那是母亲的意思。

一个夏季拼了命的暴晒让阳婆的威猛消耗了不少,再加上秋老虎的一番折腾,更是筋疲力尽。仲秋的阳光已经明显的没有了夏日的炎热,风也不再急匆匆地过往,秋风徐徐吹来,清爽宜人。

小镇仿佛还没有睡醒,午觉,慵懒且散漫。平日里忙忙碌碌的人们不知都哪儿去了,街道上空空荡荡,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刚孵出的小鸡贴着墙根走过。那些小鸡黄绒绒的,一会儿扇着两只还没长成的翅膀跑几步,一会儿停下来伸着脖子新奇地东张西望。静谧之中,蒙根低吟的歌声虽然轻柔,却格外清晰。

那是一种极为舒缓、悠长的蒙古族民歌。听不懂,能感觉到歌词很少,更多的是“啊……”,“嗨……”,“嗨……”一类的唱腔。曲调在拐弯的时候很轻盈,很流畅,很随意,夹杂着一些淡淡的忧伤和思念的味道。就像一只胡燕双翼平展在下滑时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就像轻风拂动树叶发出一些似有似无的轻吟,就像小提琴的琴弓在D弦上缓慢地划过、指尖揉弦滑音。

当时,我们能够听到

最多的是革命歌曲,2/4拍的进行曲,可以一边齐步走、一边唱的那种歌曲,还有在准格尔流传的漫瀚调。所以,乍一听到蒙根吟唱的蒙古族长调民歌,有一种异样的感受。那种感受,无法言表。

在汉族民歌里,鲜有思念母亲的歌。因为,母亲就在身边。

暖水产的炭,又叫“住娘家炭”,意思是出嫁的女儿想住娘家,走时在炉膛里埋了一块火种,住娘家回来,火种还在,说明炭耐燃。反过来说,也是女儿住得离娘家不远,走个三两天就能回来,真要走十天半个月,再耐烧的炭还不燃尽?十里八里,三十里五十里,什么时候想娘了,走一趟就是了,思念淤积不下来。

蒙古族就不同了,女儿出嫁,跟着夫家游牧走了,逐水草而居,谁知道在哪一块白云下面。不同的部落,三年五载,或许十年八年再也见不上面。那思念,岂能一语道尽?

那就唱吧!一个人对着草原,对着白云,对着那些羊群马群,尽情地倾诉对亲人、对母亲的思念。

什么样的歌可以传到十里开外?什么样的歌可以把白云留驻?什么样的歌让你思绪连绵?什么样的歌直教你泪流满面?蒙古族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

民歌是一个民族长期生存、生活的地理环境、生

活习俗、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

藏族民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站在伸手就可触摸到天际的地方,稀薄的空气阻挡不住高亢的歌声,那是向天穹的表达。

维吾尔民歌火辣、热烈,像吐鲁番盆地一样地火热,歌声中,你能够感受到葡萄架下克里木急促的手鼓和阿娜尔罕欢快的舞步。

江南民歌细腻婉约,一如小桥流水、吴侬软语。

晋陕民歌腔直调圆,光秃秃的黄土山坡,隔着深深的沟谷,这边的三哥哥和对面山上的二妹子款款地对望着情歌。

蒙古族民歌如草原一般的辽阔,秋风一般的苍凉,歌声就是贴着那些草的尖,花的顶,绵绵延延,传向远方。

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需要翻译,唯有音乐和歌唱不需要翻译。所有的表达和所有的情感都汇聚在那些旋律里。倾听蒙古族长调民歌,你似乎可以感受到无边草原的连绵起伏,看到牧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听到身后母亲遥远的呼唤,闻到花的清香与草的苦涩。

有几次,我曾经刻意地跳上那个房顶,想再听一次蒙根唱的那首歌。我想记住那首歌的旋律,以便长大以后弄明白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但是没有听到。

许多年以后,另一个蒙根其其格的歌声唤醒了那一段记忆。她唱的是长调版的《鸿雁》,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正在听》节目上。她震撼了现场的观众,也震撼了那几个少见多怪的评委和主持人,更多的是震撼了荧屏前的亿万观众。实在不能怪我对他们有些贬损,也实在是他们对蒙古族文化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感应。那个主持人小伙子模样可爱,主持风趣,却把蒙根其其格称作“根花”。他以为,孟根花姓孟,名根花,叫根花显得亲切一些,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并不鲜见。你可以叫她蒙根其其格,也可以叫她银花,还可以叫她蒙根,或者其其格,只是不能叫根花。

音乐和歌唱需要乐手或者歌者有一个场景或者背景,也需要听者有一种心境或者情境,当两者的频率恰好一致了,便产生了共鸣。这与广播和电视信号的发射与接收是一个道理,只有调到那个频道,你才能接收到节目。蒙古族长调民歌可能是长波,故而传播极远,你无论走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北方或者南方的小县城,都能够听得到。倘若要听原汁原味的,还是要到草原深处,或者蒙古包里。

只是要像我当年那样,在无意之间能够听到一个人至情的长调低吟,情景皆已不再。

思露花语

生活要有情调,人生要有品位,生命要有格局——如此,则不虚此生!

人生是需要设计的,但决不能短视,只凭权宜之计;生命是必须评价的,但决不能姑息,任凭讨价还价。

人生,机遇只青睐奋进而前行的人,而成功则只拥抱攀越而登顶的人。

人生,对各种美好事物的欣赏:开始只是一种钟情,进而才是一种情境,最后则是一种境界。

心灵需要时刻守候,因为有太多美好的期待;心灵需要时刻守护,因为有太多温馨的爱。

高尚和高贵,虽一字之差,意蕴却各有所指:前者是说人性的品德,后者是说人格的节操。

面对真理的强大,谬误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强词夺理到处碰壁,要么理屈词穷自讨无趣。

明白人明理,故从不认死理。认死理,其实往往是不讲理,而如果进而咬住死理不放,则更成了蛮不讲理。

万事万物,纷繁复杂,故不能不想,但怎么想,却很关键;如果想得太简单了,其决非聪明,而如果又想得太复杂了,则难说精明。

心灵纯净,生活就会纯朴,其快乐油然而生;心神自由,生活则自由自在,其愉悦妙趣横生。

何谓好人?最起码的认知是:存好心,许好愿,说好话,做好事,求好缘,有好报……故好人一生平安。

爱,作为一种美德,无论慈爱还是仁爱,也无论抚爱还是怜爱,都与真与善息息相关。

文/巴特尔

◎书单

《你能上北大》

作者:姚贤

出版:团结出版社

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励志图书《你能上北大》正式发行。本书以作者姚贤第一人称叙述,记录了他自己从身体瘦弱到运动健将、从普通公办生到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的真实经历。这里有逆境时的辛酸,创新时的苦辣,突破时的甜蜜,助人时的快乐,还有学习考试的技巧,提升成绩的秘诀,有身心健康与学习成长的互促,还有内在自信与良好习惯的培养,心理压力与焦虑抑郁的排解。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我国6~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已经高居全球第一。针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出“透支健康、拼命苦读,不算真学霸。深根固柢、身心舒畅,才是真功夫”等理论,适合青少年同学参考和学生家长参阅借鉴。

“少年强则国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只有身心健康、人格健全、朝气蓬勃、富有梦想的青少年,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肩负时代重任。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可以使更多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阳光少年。

《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

作者:史军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版)

树叶可以做书签,但并不是所有树叶都能被夹进书里。体形可观的椰子树叶有时能把人砸晕。不同的树有不同的用途,比如,城市路边的“行道树”选择是大有学问,泡桐和毛白杨就是北方大部分城市的选择。原因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们长得够快,一人高的泡桐树苗,只要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蹿到五六米,堪称速生树种里的佼佼者。而在南方区域,各种棕榈和榕树就成了首选,不仅绿意盎然,还能营造出一些热带风情。

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藏着许多“为什么”:最早的花朵是怎么出现的?纯天然野菜是最健康的蔬菜吗?柑橘家族的橙子橘子柚子是怎么出现的?吃完红心火龙果为什么嘴唇舌头都会变红?……植物学博士史军以深入浅出的表达,带读者走进好玩的植物世界,讲述了植物世界的各种趣味问题和不为人知的许多科学知识,纠正了很多被误解的科学常识。《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带去探究的快乐,也传达了保护植物、保护自然的理念——人们身边很多的“我以为”,其实“原来是这样”。